

第一章

10月24日

星期一

早上7:00

埃默力·哈扎德在汽车旅馆的房间中醒来，此时天色不过微亮。这大半得归功于射穿窗帘的光线。窗帘恐怕是从胡佛时代note就挂在这里，已经化成一层薄薄的灰纱。“新娘头纱汽车旅馆”，这家破败的旅馆走的是装饰艺术风格，连砌成玻璃砖的窗户和流线型外观也不落下，一百年前看大概算前卫吧。旅馆还不提供咖啡，不过哈扎德也用不着。他睁开眼那刻，现实就一个激灵把他彻底抽醒了，这周的每一天都是如此。这要从他被上一份工炒掉，还被踢出自己的房子算起。他像条挨抽的狗一样，被送回到这蛮荒之地：更准确地说，密苏里州的华瑞达note。

然后，也像上一周的每个早晨一样，哈扎德睁大眼睛躺在那里，努力让头脑清醒。这不是什么噩梦。不是搞错了。就是今时今日，并且余生也将会是这样。他站起身来，因为他早已学到他得站起来，动起来，情况才会好一点。起码不会胡思乱想。脚底下磨秃了、油腻腻的地毯也帮了忙——就算在噩梦里，他都想象不出这么糟糕的地毯。

不，哈扎德轻轻走向窗边，掀开脆纸一样的窗帘，跟自己说，他用不着咖啡。这些日常细节，回到华瑞达的现实，比一整盒咖啡因药片都震撼人心。膝盖边的空调出风口呼呼作

响，漫不经心地吐着冷气，闻起来就跟闷在运动包里的味道一样。落在他胸口的滚烫阳光火辣辣的。已经十月了，但这个地方仍然起火了一样，还黏糊糊的。一条条光束之间，玻璃映出他胸骨下的旧伤疤：三道发亮的短线，组成了一个字母C，或者E、6、G的起笔。哈扎德从新娘头纱汽车旅馆二楼往窗外望去，华瑞达收入眼底。它一点都没变。本周第一点新的失望。他是昨晚到的，疲倦，挫败，然后他爬上床，怀着一点期许，讲不准，也许怎么着这座逼仄的奥沙克湖区小镇一夜之间变了副模样呢。结果并没有。

华瑞达是一片低矮的砖石、混凝土，偶有一丝钢筋，建在一条被大言不惭地称作“大里费河”的河流边，胡乱向四周伸展，像喝了三天的醉汉。密太铁路绕过小镇另一端，像腰带勒起下垂的城市轮廓。密苏里太平洋公司不再运作这条铁路线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，但不管转手多少次，它还是被称作密太线。闪亮的玻璃和一条绿色的林荫道标志着华瑞达镇中心，从其中穿过的一段大约三英里的大道是州级公路的一部分，只不过限速降到三十英里时。而在那里，特古拉工厂的烟囱抵着背景一片红色落叶被钉在地平线尽头，它们向天空中射出三条白柱，像坚硬的、块状的云。它们就像是烂笑话尽头的三条惊叹号。烂笑话的尽头，哈扎德想——这个烂笑话是他回到了华瑞达。好吧，他想。真去他妈的。

穿戴上新工作的着装：西装裤子，挂肩枪套，夹克。成为一名华瑞达警局的警探意味着——嗯，他也不知道。这是份什么样的工作？搜寻被盗的牛？接回离家出走的娃？驱逐流浪汉？帮助高尔斯太太抵御邻居家的鸡？圣路易斯不是什么大城市，但至少它有一种气魄，一种对自我的彪悍的坚持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有犯罪。那种吸引哈扎德加入执法部门的犯罪。袭击、强奸、谋杀。他有机会让一个破碎的世界变好——

哪怕他只能在糟糕的事情已然发生后采取行动。老天，哈扎德想，可是在华瑞达，他要是在警队待上四十年，运气好或许发得出一张超速罚单。

但是，哈扎德一边拉紧黑领带，对镜检查，一边想，他就要做好这份工作。而且他妈的要做到精益求精。他回来这里是有原因的。或许对其他所有人——对比利，对他们的朋友，对哈扎德抛在身后的那些警察——哈扎德看起来像是别无选择地滚回家乡，但事实是他可以去别的地方，起码有一百个别的地方等着他选。但他没有。他回到华瑞达，是因为内心的钟表滴滴答答转回了原点，两根指针重叠于午夜时分，哈扎德就知道，是时候了。是时候回家了，是时候寻找难问亦难解之谜的答案，是时候发掘真相——杰夫·兰汉姆到底遭遇了什么？等到哈扎德找到了那些答案，等到他内心的钟表恢复运行，一年，或者五年，等到圣路易斯的风头过去，他会回到那里。或者要是搞不定，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。芝加哥。纽约。洛杉矶。有何不可，旧金山总需要警察吧？比利可喜欢旧金山了。但首先，埃默力·哈扎德要找出那一晚的真相，杰夫·兰汉姆把枪口塞到嘴里的那一晚。

正想着，哈扎德的手机响起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屏幕上闪烁着比利的名字。

“起好早。”哈扎德说。

“没有你我可睡不好。床是冷的。”

“胡扯。你根本就没睡。演出之后你从来不上床睡觉。”

比利大笑起来，“也许吧。不过床上真的冷。”

“演出怎么样？”

“相当轰动。”

“那肯定是。”

“嘿，汤姆叫大家一起吃早餐，所以我马上得走了。我就是想说祝你好运。”

“多谢啦。”

“他们有把你送上火刑架吗？”

“目前还没有愤怒的乡民找来。”

“啧，”比利说，“这年头死基佬要做啥才够找死呢？”

“兴许去上班就行吧。”

“开玩笑的，他们都会爱上你啦。这个牛仔小镇会被你搞翻样。解决过连番要案的大城市警探——他们会乖乖在你手里做事。”

“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傻的胡话。”

“诶，今天才刚开始。埃姆，他们真的会爱你的。时代不一样了。你也不一样了。”

“好吧。你该走了。”

“让汤姆再等等吧。你听起来有点沮丧，而且你.....”

“你再不赶快汤姆就被含羞草鸡尾酒灌倒了。”

比利叹了口气，这声音听起来如此熟悉，如此烦人，与此同时，又奇怪地令人安心——这是哈扎德丢在身后的生活里的一小部分，虽然这一小部分让他想咬牙切齿。

“再等几个礼拜，演出一结束我就过去。那时候你也安顿好了。可以带我看看你小时候最喜欢的那些地方。给你的同事们介绍你的基佬男朋友。会很不错的。”比利的声音变得有些模糊，他在和旁边的人说什么，然后回来继续，“汤姆问你好。”

哈扎德闷哼一声，他才没有什么小时候最喜欢的地方。一直以来华瑞达最招他喜欢的地方就是离开小镇的州级公路，这点他有预感短时间内不会改变。

“跟汤姆说，我一点都不高兴他拉着我的男朋友出去吃早餐。”

比利报以一笑，“给我发短信，上班怎么样要告诉我，哪怕糟糕透顶呢。应该说，越是糟糕，你可越得告诉我啊。”

“汤姆的事我可没在开玩笑。跟他说滚远点。”

比利又做戏一样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拜拜，埃姆。”电话挂断，留下哈扎德呆呆地盯着空白屏幕。操他妈的汤姆·杰拉德。他已经下手了，哈扎德离开还没一个礼拜呢。女士们先生们，对死者留点尊重，拜托。

哈扎德最后猛地把他的领带拽拽直，离开了旅馆。去本地的

凯西便利店note买了杯咖啡。就他所知，华瑞达没有星巴克。这里有家面包店，曾经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但面包店是迈克尔·格拉姆斯的母亲巴布·格拉姆斯开的。从三年级到十二年级，迈克尔·格拉姆斯一直是华瑞达最大的恶霸——而且说不好现在都是，谁知道呢。他一点都不想再和格拉姆斯，或者其他与那段生活相关的人有交集。凯西便利店似乎是个安全的选择。

然而不出意外，天不遂人愿。他进去时，收银台后值勤的正是迈克尔·格拉姆斯。哈扎德全凭着本能保持移动。毕竟他生存至今靠的就是懂得如何坦然面对意外，如何行走、说话、形色如常，哪怕有人把一桶大便倒在桌子上。他现在的感受就是这样，一桶热气腾腾的脏污直泼在他面前，但他仍保持移动，经过摆着黄箭、傲白口香糖、小人酸软糖的收银台；经过上了锁的，装着万宝路、维珍妮、好彩的塑料烟柜；经过有可乐味、樱桃味，还有一种叫夏威夷火山的味道的冰沙机；直到他来到咖啡面前。老天，现在他真得来杯咖啡了。

他从盒子里拿了两个甜甜圈，然后他再也无法逃避了：他不得不转头看迈奇·格拉姆斯。他有十五年没见格拉姆斯了。看得出格拉姆斯用这十五年狠狠堕落了一把，酗酒、嗑药，或许还沉迷女色。被人生猛操了一番。格拉姆斯的眼睛血丝密布，眼袋垮塌，哈扎德在他脸上看到酒鬼独有的浮肿脸色，他的双手敲下按键给咖啡和甜甜圈结账时颤抖不已。

但他毕竟是迈奇。天啊，他的胸牌上甚至还写着迈奇。但哈扎德一开始就是被他的脸震住的，就好像一把抓住了一根来自十五年前的火线。即使在不健康的红潮和痘痘、疤痕之下，这张脸仍然属于一个以劣行取乐的男人，越恶劣他就越

开心。哈扎德用尽全力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去抚摸他胸口的疤痕。三条亮闪闪的短线，那是字母G的开头，格拉姆斯的G。当年，迈奇·格拉姆斯的死党雨果·佩里、约翰-亨利·萨莫塞特，他俩按住哈扎德的手臂，让格拉姆斯用瑞士军刀刻下那些线条。雨果·佩里吓软了，脸色苍白还疙疙瘩瘩的，跟坨茅屋芝士一样，他崩溃着跑开，搞砸了格拉姆斯和萨莫塞特的游戏。他们把流着血，赤裸着上身的哈扎德扔在泥坑边。这还不是全部。只不过是开头。那个夏天，当他们真正进入状态，当他们把杰夫当成新目标时.....

“三块七毛九。”格拉姆斯粗略地瞥了眼哈扎德。

哈扎德丢下五块钱，抓起咖啡和甜甜圈，转身向门口去。

“嘿，先生——”

杰夫·兰汉姆。哈扎德感觉到自己在颤抖，像试图困住内心即将挣脱而出的什么东西那样抖抖瑟瑟。他没有回头看。他能感觉到他攥咖啡杯攥得太紧了，杯盖都将弹起，滚烫的咖啡几欲泼出，感觉到其中一个甜甜圈已经被他捏成两半。但这一切都像是别人的二手感受。而真正切身的感受，是那把粗钝廉价的瑞士军刀钻入他的皮肤。真正切身的感受，是那份强烈的渴望——折返凯西便利店，敲烂格拉姆斯的头。就是敲烂它。邦，邦，邦地敲在收银台台面上，直到头骨裂开。就像一颗熟透的哈密瓜砸在地上。很简单——

盖子滑脱了，热咖啡撒了他一手。哈扎德痛骂着，把杯子和甜甜圈搁在车顶，甩了甩手，咖啡甩在了他临走时比利买给他的蓝色格子衬衫上。哈扎德真想说，去他妈的。去他的。他可以做个保安。操，他还可以重返校园。做个律师、医

生，随便他妈的什么。他可以去任何地方，做个随便什么别的，那就不会被困在这蛮荒之地了。

然而那股固执劲让他把咖啡盖子重新盖好，钻进车里，先咬起那个四分五裂的甜甜圈。他是个警探，而且该死的，他是个能干的警探。就算时运不济，他也不会丢掉自己的职业。他要坚持下去。做他该做的。等眼下这个烂摊子有所好转，他就离开这里，找份真正的工作。旧金山吧。比利爱死旧金山了，去那里他可以搞真正的舞台剧，而不是圣路易斯那种三流玩意儿。

哈扎德死命嚼着第二个甜甜圈的最后一口，他想，既然已经在华瑞达了，他要最大限度利用好他的时间。他的手飘到蓝色格子衫上，描摹着胸口锋利的短线。趁着在这里的当口，他要会会那些老朋友。格拉姆斯沦落得烟酒无度没前途并不让人意外。雨果·佩里和约翰-亨利·萨莫塞特呢？也许过得差不多。也许更惨，哈扎德是这么期盼的。格拉姆斯在哈扎德胸口划割标记。约翰-亨利·萨莫塞特则当着全校的面叫他死基佬。对，哈扎德期盼约翰-亨利最好过得一塌糊涂。

华瑞达警局所在的建筑原本是一所天主教学校，符合公众心目中那种学校应有的严肃风格：线条分明的红砖，狭小的窗，深色玻璃。市政府接管它时，竭尽所能地抹除了所有宗教印记：那些天使、圣徒和滴水兽都被拆掉了。哈扎德还有印象，那时他大概十二岁，他望着那些工人，用小锤敲，用凿子凿，用大锤砸，毫不惋惜地毁坏了那些精美的雕像。

那一切结束于其中唯一一名女工人，玛丽·威尔克，从脚手架摔下来摔折了脚踝。市政府觉得够了，这股捣毁圣像的热潮提前落幕。在大门之上的装饰性石雕还留有一个残破的天

使和一个恶魔。天使的半张脸被凿毁了，他正试图将长矛刺向魔鬼，但他的矛也破损了，于是现在看上去就像是天使拿着把尺子指着魔鬼，魔鬼对此报以大笑。整幅图景见鬼地契合华瑞达警局。上帝都知道这就是个笑话。

哈扎德把车停到停车场后面，远离那排看起来像是新漆了华瑞达警局标志的闪亮的雪佛兰羚羊，喝干最后一口咖啡。今天会过得很艰难。不，该说是会非常操蛋。但他必须得进去。第一天总是最糟的，往后会好那么一点。一定会好起来的。

他进到警局时，一股冷气扑面而来。有股新鲜油毡的橡胶味道，咖啡的味道，还有一种办公室的，大型机构的味道，让哈扎德联想到新削的铅笔。对了，是石墨，就是这种味道。他站在小小的等候区，办公桌后面坐着一名值班人员。

“有什么能帮你的？”这个男人快有八十了，鼻毛直长到下巴。哈扎德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应该就在这儿了，不过哈扎德记不起他了。他的警徽像是从古以色列的约柜note里挖出来的，估计还是最下层的什么地方，上面写着J·莫里。

“埃默力·哈扎德。我是新来的，今天开始上班。”

老人晃了晃脑袋，把鼻毛都甩得颤抖了一下，然后他大拇指朝身后一比。“直接向里走，局长办公室。她在等你。”

哈扎德点点头，沿着走廊向下。路过大办公室，那是把教室隔墙凿开合并成的宽敞开放的工作区。里面摆着十几张办公桌，然后是复印机、传真机，文件柜堵塞了剩余可用的空档。一小部分穿着制服的男男女女安静地工作着。剩下的，

哈扎德猜想，要么是不当值，要么是外出巡逻了。

大办公室后侧的局长办公室标记清晰：“玛莎·克雷文斯，局长”的印刷体印在玻璃上。这间办公室曾经作为他用，门框上曾经漆有其他字迹的地方木色较浅，哈扎德还能辨认出写的是“女修道院长note”。字面解读成“至尊嬷嬷”，倒是与现状相去不远。

他敲了敲门，一道声音叫他进去。哈扎德步入宽敞的办公室。映入他眼帘的是宽大的玻璃桌面办公桌，现代化的电脑设备，墙上的城市地图插着红色和蓝色的大头针，然后是书桌后的女人。哈扎德在童年时代就熟知玛莎·克雷文斯，她曾是华瑞达警局中唯一的女性。但还不是玛莎·克雷文斯夺去了他的注意力。今天他第二次感受到手握电线穿越回过往，而这一次触电他完全被击晕了，没有办法移动了，甚至不能眨眼，不能呼吸。

坐在克雷文斯桌前的那位，他金发碧眼，身材匀称，而且非常非常帅。帅到能让方圆一英里的交通为他停滞。他的蓝眼睛愉悦地眯起，那人笑着起身，伸出一只手。哈扎德无法移动，无法眨眼，无法呼吸。即便脚下的土地倏忽下坠，他也没可能伸手抓住这个人的手。他甚至几乎听不到克雷文斯在说什么。

“.....欢迎加入，哈扎德先生。这是你的新搭档。我想你们以前是同学吧。你还记得——”

“约翰-亨利。”哈扎德勉强出声。从前在华瑞达高中，就是约翰-亨利·萨莫塞特把他从唯一一层楼梯上推下去，还说死基佬活该。

约翰-亨利的微笑有所动摇，好像他从哈扎德的表情中捕捉到什么莫名的东西。但他随即坚定起来，扑上来抓住哈扎德的手，热情地晃着，就好像他们是五十年代情景喜剧里的铁哥们，久别重逢。

“嘿，埃默力。老兄，再见到你真好。”

第二章

10月24日

星期一

早上8:03

约翰-亨利·萨莫塞特——他从入学密大的第一天就开始自称萨莫斯——握着埃默力·哈扎德的手最后晃了一下。他等着有什么回应——一个微笑，点头，或者眨下眼睛。哈扎德看起来却像是生吞了只青蛙，或者一根炸药管。他的呼吸有点不对劲，脸变得苍白、泛起油光。萨莫斯怀疑他该不是中风了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萨莫斯说。

哈扎德的头奇怪地晃了一下，既不像点头，也不像摇头。他把手从萨莫斯紧攥的手里抽出，将注意转向克雷文斯。萨莫斯坐回椅子上观望。仅仅是观察，你也能掌握很多信息。所

以在克雷文斯做介绍时，他仔细观察着哈扎德。

哈扎德变了。这么说估计评得上本年度、甚至是近十年来最轻描淡写奖。曾经那个一头凌乱的黑发总是垂到眼睛的瘦弱男孩已经不见了。那个男孩，那个和萨莫斯念同一所高中，有着稻草人的身材，稻草人一样眼睛的男孩，完全被如今这个.....健壮如山的男人取代了。这是唯一合适的形容词。埃默力·哈扎德简直是头野兽。他的蓝色格子衫紧绷着肩膀，勾勒出他健壮的手臂。衬衫上沾着咖啡渍，是因为紧张吗？还是来得匆忙？他的黑发不再遮住眼睛，留得有些长，尤其是作为一名警察来说，不过仍然算是保守的修剪分线。唯有他的眼睛，仍然是稻草人一样的眼睛。像暮夏时稻草的颜色，近乎于蜂蜜的颜色，但眼神坚毅冷酷，硬得仿佛宇宙靠太近也会被这双眼撞碎。

哈扎德并没有在看萨莫斯。倒也不是专心在克雷文斯身上。萨莫斯甚至不确定他能不能听到克雷文斯说话。哈扎德没有看着萨莫斯，就是故意不去看。萨莫斯觉得就算他泼汽油在身上，然后跳过一个火圈，哈扎德肯定还是摆着这副想看又不能看的痛苦表情，死盯住克雷文斯。

老天，萨莫斯想说，过往的事有这么糟吗？

萨莫斯没有忘记高中的事。他没忘记曾经把哈扎德的柜子喷满剃须泡沫，没忘记曾经扔卫生纸挂满他家的房子，没忘记偷哈扎德的书扔进大里费河。要死，他当然也没忘记那一天他和雨果一人扣着哈扎德一条手臂，然后那个扭曲的混蛋迈奇·格拉姆斯割破他的胸口。萨莫斯没忘记《红男绿女note》散场后，他和哈扎德在后台的碰撞，他也没忘记自己把哈扎德推下楼梯，还说，“就是想看看死基佬是不是会像

正常人一样摔断脖子。”

萨莫斯知道他的脸在发烧，他白皙的皮肤藏不住。这些事情，他干过的每一件操蛋事，他都没有忘记。但当他听说埃默力·哈扎德要做他搭档的时候，萨莫斯还曾想——毫无希望地幻想——哈扎德或许能忘掉一点点。但哈扎德站姿僵硬，脸色苍白，他看着克雷文斯的样子就好像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，由此看来，哈扎德也一点都没忘。

想要爬出往事的烂泥潭肯定是个相当艰难、漫长的过程，萨莫斯想道。但他决心爬出来。不管要怎么做，他会做到。

克雷文斯说：“我要讲的就这么多了。”她就是这派好作风，不会没完没了，没有领导架子。“萨莫斯说要带你参观一下警局，后面还有活等着你们两个小伙子。”

萨莫斯的名字被提到时，哈扎德的眼睛朝他瞟了一下，这是下意识的动作，萨莫斯看得出。哈扎德旋即把目光转回了克雷文斯身上。但是萨莫斯感受到了一如他预想的一切。仇恨、愤怒、厌恶。萨莫斯对自己说，好吧。就像是拳击台上扭动肩膀热身，他给自己做好心理准备。好吧，是我活该。

哈扎德问：“谁？”

克雷文斯已经仰身于玻璃办公桌后的椅子上，抬头瞥了他们一眼，好像惊讶于他们怎么还在这里。

“谁要带我参观？”哈扎德重复道。他的语声坚定，粗哑，没什么波动，但很紧张，就像仪表的指针摆向红色那边，以示正在加压中。

“萨莫斯，”克雷文斯也重复了一遍，她很困惑，指向桌子对面，“我以为你俩——”

“嗯，”萨莫斯从座位上弹起来，头侧向门的方向示意，“之前都叫我约翰-亨利。太拗口了。现在就是萨莫斯。跟我来吧。”

哈扎德的目光从克雷文斯移向中间地带，离萨莫斯的脸还远，然后点了一下头。萨莫斯把他带出办公室。谢天谢地，除了两名制服警察，大办公室空空荡荡。

“那是米兰达·卡迈克，”萨摩对其中一个点了点头，“她一个人能开出半数的超速罚单。每次你看她，她都对着一叠公文在忙。那一个，”他向着另一人点头，后者脚搭在办公桌上，斜躺在一张报纸之后，“那是乔治·奥里尔，名义上负责车队。早上八点来，五点走。要不是去厕所绝不会离开他的办公桌。”

哈扎德嘲讽地翘起上唇，但他什么都没说。

“那，显而易见，这里就是大办公室。角落里那四张桌子是我们警探的。你，我，斯威尼，林德尔。厄普丘奇在休假，他好像还没清空他的办公桌，不过我们会帮你搞定的。”

哈扎德仍然没给反应。

“需要的装备车上都准备好了，厄普丘奇和我把东西都码得整整齐齐。你还要去装备室拿点什么吗？”

哈扎德摇摇头。

“那我带你去看看，然后我们就走。”

萨莫斯等了等，没等到回应，便转身朝警局深处领路。这份沉默压在他身上，他听见自己开口打破沉默。“那个，奥里尔——就是刚才那男的——奥里尔是个奇怪的家伙。03年，查斯·埃尔德起诉他在路边查车的时候打了他。就别提查斯·埃尔德体重三百磅，比奥里尔还高十二英寸note了。你知道查斯吧？”

又他妈一片沉默。它简直就像流沙，萨莫斯感觉自己沉进去了。

“反正吧，因为这事，警局扒了奥里尔的配枪和警徽，奥里尔就只能在车队做活死人了。结果调查发现是查斯挥了一拳——那家伙块头可大了，你也知道，曾经有一次，我发誓我亲眼所见，他就用了那么几拳把一个南瓜砸成了酱。总之，奥里尔是洗脱了，但最糟的是，等整场闹剧过去，奥里尔还是待在那里不动。他说脚上长了鸡眼还是怎样，一通屁话。拜托，我的脚挨到晚上也疼得不行，可我宁肯巡街也不想被活埋办公室里吧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是想和我讨论该死的脚痛吗？”

“什么？当然不是。我只是说——奥里尔，他就像是，例子。这份工作就是会慢慢磨掉你的心气。”

但哈扎德又恢复了沉默，萨莫斯知道自己的脸红成了樱桃色。他指出厕所、更衣室、装备室、证物室的位置，还有在建筑深处的拘留室。“三个套间。”萨莫斯说。他滔滔不绝地说着，知道自己应该停下，但就是做不到。“我们这里通常

只有醉鬼。有几个觉得这儿挺好的，比自己家强。有时候也怪不得他们。人家就是想找个地方静一静，是吧？”

“你说完了？”

“啊。对。”

“你和厄普丘奇手头有什么？”

“你是说，案子？”萨莫斯挤出个笑脸。“哦，不瞒你说，大案子。黑手党老大，潜伏的恐怖分子，各种杀人放火啦。嘿，等等，你要去哪儿？”哈扎德转身要走，萨莫斯抓住他的袖子。

哈扎德打开萨莫斯的手，“你他妈到底跟克雷文斯说了什么？”

“啊？没说什么。”

“她一直讲得好像我们以前是……”他看上去像是在努力找词，但就是找不到，“好兄弟。”哈扎德终于说。“我来把话说清楚，我会跟斯威尼或者林德尔合作，但是不会……”

“老天，别那样。”萨莫斯抢上来挡住哈扎德的路，有那么一刻他觉得哈扎德不会停下脚步。“好吧，我跟她说我们是朋友。过去是朋友，我是说。我说我们很久不联系了，而且我——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听我说，我——”

“你他妈到底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”

“没有。我只是一”

“离我远点。恕不奉陪。”

哈扎德闯过去时，萨莫斯才说：“是这个案子。”

哈扎德愣了愣，转过来。“什么？”

“是这个案子。怎么说，还有好多事情。高中时我对你做的事情，我真的感到很对不起你。我想弥补。”

哈扎德没说话，只是用他那双稻草人眼睛望着。

“我知道我以前很混账，但那时我还小，而且我——好吧，我那时就是个百分之百的大白痴，行了吧？总之，我看了你的申请书，知道你在圣路易斯办的案子。你是真有本事。我想和有真本事的人一起干活。厄普丘奇也还行，但是他——不知道怎么说，你以后就明白了。厄普丘奇就是厄普丘奇。”

哈扎德厌恶地摇摇头，再一次转身。

“斯威尼和林德尔只管毒品。”哈扎德又僵住了，始终用背对着萨莫斯。等了一下，萨莫斯继续说：“主要是冰毒，虽然有时候也有别的。但都挺无聊的，老是那些事情翻来覆去。厄普丘奇和我——你和我——我们负责所有剩下的案子。凶杀、绑架、强奸，所有这些。而且就像我说的，你有真本事——”

“这个案子？”

“对。是——就是，警局最近有点麻烦。主要是公关危机，没有违法，但是这种坏名声会持续很长时间，克雷文斯的位子也受到影响。”

哈扎德缓缓地转过身。烧过的麦秆那样颜色的眼睛落在萨莫斯身上，萨莫斯再一次感到这个男人身上的压力已经沸腾了，表针再一次打到红色的尽头，只要说错一个字，就可能喷发。“什么样的公关危机？”

“性少数社群。”

一石激起——萨莫斯不能确定激起了什么，但哈扎德脸上流露出想要杀人的表情，而后那波动便消失了，留下的表情还是之前那副火药桶模样。哈扎德的嘴角溢出一声轻笑，配上他这副表情可谓怪异。笑声并不愉快。“所以，我是为平息舆论招进来的。”

“我想要——”

“闭嘴吧。”哈扎德像是思考了一分钟，而后说：“我们现在干嘛？我是说，办案方面。”

“今天上午我们得采访当事人。”

“走吧。这操蛋地方我已经够恶心了。路上把你和克雷文斯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告诉我，明白了吗？”

萨莫斯吞咽了一下。“明白了。”

他已有预感，要从这泥潭中解脱，比他之前想象的还难。

第三章

10月24日

星期一

早上9:12

他们开着一辆淡金色的雪佛兰羚羊。布质座套，中央通风口上粘着松香味的空气清新剂。两个人都不说话，哈扎德借着这片宁静重整思路。方才萨莫斯一开口他便失去了平静。不，比那更糟。他刚失控了。那感觉就好像他的理智游离在外，眼睁睁看着，却无法阻止自己越来越愤怒。萨莫斯说出的每个字都是在往已经失火的房子上浇汽油。

而且萨莫斯表现得如此淡定，更是抱薪救火。他做的每一件事、说的每一句话都透露着冷静、沉着、从容，好像他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满不在乎。哈扎德决心不去看他，却仍然忍不住审度这个男人。还是那个约翰-亨利·萨莫塞特没变。当然，他的金发更短了，发型修得干净利落，肌肉也小增了几英寸。但大体没什么改变。仍然一副富家子弟的英俊相貌：均匀的小麦色皮肤，海边岩池一般的眼眸，下颌线像直剃刀一样锋利。他走路的姿势也和从前一样，肩膀向后挺，头抬高。就好像整座城市归他所有，还有旁边那座也是，而且他还大张旗鼓的。“完美无缺”——这个词就从哈扎德脑海中跳

出。约翰-亨利还是那么该死地完美。

萨莫斯好像察觉到哈扎德的凝视，挪了挪身，调整他握着方向盘的双手。他的袖口向后滑去，露出皮肤上墨黑的一片。哟，哈扎德想，这倒是很有趣。天之骄子会有纹身，约翰-亨利或许还是有那么点变化。

“我们现在去见的小伙子是个大学生。我记得叫罗森多。我有写下来。他今早报案有人蓄意破坏。巡逻车去了一趟，转给了我们。”

“因为和那啥有关？狗屁的公关危机？”

萨莫斯微微耸肩，“差不多。最近发生了挺多起这样的事。”

“蓄意破坏？我们就解决这个？”

“这大概是我们整整一年遇到最有意思的案件。而且这不只是蓄意破坏，这是仇恨犯罪，就算不是也相差无几。虽然仇恨在蔓延，大多数时候还是针对性少数社群。”

“而我就是对症的创可贴？”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“不是就见鬼了。他们之后想怎么着？聘用我，推我做代表在小镇里四处游行，展示给所有人看，他们是个进步的警局，然后——怎么着？把我扔到角落里处理那些报告文书？”

萨莫斯没回答。

短暂沉默后，哈扎德大笑起来。“‘性少数社群’哈，怎么？你们这帮家伙终于在附近攒足了一撮性变态，够被你们拿着棍子戳了？看来世道是变了。”

“他们——这里的性少数群体一直有组成社群。你知道的，因为有大学在。不过你说得对，这里的环境确实有改变。”

萨莫斯以他那诚恳的语声和那副童子军的真挚神情，清楚表明他的态度：他是认真在说，他改变了，华瑞达变了，整个世界都变了。听到哈扎德耳中，真是一串漂亮的狗屁。

“洛萨大学？”哈扎德说，“那好像就是两间教室外加个食堂吧。”

“二十年前也许是吧。学校扩张了很多，现在差不多有一万五千名学生。”

“一万五千？你在开玩笑吧。”

“没开玩笑。所以华瑞达也只能扩张。人口快涨到九万了。你知道吗，我们正经是座城市，再也不是什么小镇了。大学吸引了蓝营选民。那些老嬉皮士，搞有机农业的，音乐家，“感恩至死note”的死忠粉，这里不一样了。”

哈扎德哼了一声，他得眼见为实。“说说克雷文斯吧。”

“为人还行。她是个政客，不过那只是因为这就是她的工作。大多数情况她都会支持你的。她会烤好吃的杯子蛋糕，每周五都会带些来警局。”

“你跟她说了什么让她同意要我？”

“是她想要你。不用我说什么。”

“你说了什么？”

“她觉得你做警局门面挺好的。你看，深沉警探，宽肩，电臀。你可以——”

哈扎德感觉之前那把火在他内心深处烧得更凶了。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开个玩笑而已。拜托，放轻松。”

“老天，你还真是跟以前一模一样啊，不是吗？好吧。咱们就摊开了说吧。是，我是同性恋。我喜欢操男人。够清楚了吧？”

萨莫斯摇摇头，他的目光钉在路面上。

“我是在问你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好吧。你觉得这事搞笑，或者奇怪，或者恶心。可以。你想为这个找茬。可以。你想让我过不下去。都可以。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被你推来推去的小孩了。这种把戏我都玩够了。如果你觉得你能整出点圣路易斯那帮家伙没整出来的事，你最好再想想清楚。他们搞不定，我很确定你他妈也不会搞定。我是不会——”

“我的上帝啊。”萨莫斯低吼道，这是重逢后哈扎德第一次见

到他失去冷静。萨莫斯向右猛打方向，轮胎砰地撞在路沿。在街区尽头停了车，萨莫斯解开安全带。“下车。就现在。”

没等哈扎德回答，萨莫斯踢开车门，走向人行道。

哈扎德就犹豫了一瞬。他的点38手枪在身上，如果到了那步，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把手枪射进约翰-亨利完美的小麦色肌肤。不过大概率萨莫斯会试图挥拳打他。萨莫斯是右撇子。有点肌肉，但还是瘦，更像练跑步的人的身材——他没有哈扎德这种块头。哈扎德熟悉套路。他会闪过拳头，让拳头打在他肩膀或者手臂而不是下巴上，然后结结实实地回击，打得萨莫斯找不着北。

然而当哈扎德踩在人行道上时，萨莫斯只是脱下西装夹克，折好，递给哈扎德。

哈扎德盯着夹克，挑了挑眉。

“帮我拿一下，”萨莫斯坚持着，“拿好以后，不如你索性给我下巴或者鼻子一拳，或者随便你想干嘛干嘛。打完咱们好继续上路。”

哈扎德又犹豫了。这是骗人的吗？等哈扎德接过他夹克的时候他会动手吗？

“老天啊。”萨莫斯咕哝着。把夹克扔到地上，向前近了一步，抬起头展示出他的下巴。“高中的时候我做了很多操蛋事。我知道。现在给你机会。”

“对，然后第一天上班我就把自己搞到被开除。我还没那么傻。”

“你是不是要录音？全程录下来？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我给你保证，你可以把我脑袋打飞，所以放心来吧，该干啥干啥。是我做错了，咱们把事情纠正过来。”

这燥热的天气刺着哈扎德的脖子，哪怕是这么早的上午，汗水浸透了他的腋下和后腰。不知他怎么办到的，萨莫斯又一次让他方寸大乱，哈扎德感觉自己都站不住了。

萨莫斯更近一步。他们近到哈扎德能感觉到萨莫斯浑身散发的热气，闻到萨莫斯身上香体剂的香气，看到萨莫斯下巴上几不可见的金色胡茬。

“你到底来不来？要么你现在就打我，想多狠就多狠，想打多少下就打多少下，打到你爽了；要么你就放下对我的意见，跟我去询问当事人。我不知道你到底要怎么样，但我要做好我的工作。”

“去你妈的。”

萨莫斯足足等了一分钟，他的视线一直牢牢锁在哈扎德的眼睛上，直到哈扎德终于移开目光。萨莫斯哼了一声，回到羚羊车里。等了一会儿，哈扎德跟上来。然后他站住，转身，捡起地上的夹克。他掸掉灰尘，钻进副驾驶位，一言不发地把夹克甩给萨莫斯。

“多谢。”

“我们把这件事讲清楚，”哈扎德看着仪表盘说，“我会和你和平共事。我是你的搭档。只要是在工作上，我会做你的后盾，你可以完全信任我。但你要是觉得，单凭你上了大学，

自以为现在的想法够开放了，我就会忘了以前的事原谅你，你就能跟你的基佬搭档开玩笑，那你就错了。我清楚你。知道你是那种少有的人渣。就算没有别人知道，就算你骗过了他们，但我很清楚。”哈扎德点在自己胸口，那三条闪亮的疤痕仍然标记在他身上，但在他内心里，他想的是迈奇·格拉姆斯，雨果·佩里和约翰-亨利·萨莫塞特对杰夫做了什么。那个夏天，他们在哈扎德胸口动刀的夏天，他们真正开始肆意妄为的时候，对杰夫做了什么。“是你确保我永远都不会忘的。”

萨莫斯接过夹克，脸色苍白。他尴尬地抓着，好像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，于是扔在了腿上。他摸索着钥匙，打着火，然后，他面朝地板说：“我知道我做错了。但我现在不一样了。我只是想说，给我个机会。”

哈扎德没有回答，该说的他都说了。

萨莫斯露出挣扎的神色，当他换挡时，他突然说：“我也没有要开你玩笑，或者假装搞笑。你确实有个电臀。你真操蛋。”

这句话给板上钉了钉——当车子驶离路沿时，哈扎德正式得出结论：整个世界都他妈疯了。

第四章

10月24日

星期一

上午9:45

这还不是最坏的走向。萨莫斯开着车，第一百次告诉自己。情况本可以糟得多。然而问题是，他想不出具体还能怎么更糟。要是哈扎德揍了他，某种程度说也算是种解脱。那或许可以——

——弥补——

——把那些敌意宣泄出来。但哈扎德没揍他，又一次，哈扎德并未如萨莫斯所料。而这让萨莫斯感觉更糟了。

而且那他妈是什么，萨莫斯扪心自问，你为什么跟他说他有个电臀呢？

现在，哈扎德忧郁地沉思着，凝望着窗外，不管萨莫斯如何尝试开启一段对话他都拒绝回应。萨莫斯不怪他。当哈扎德点着胸口——那道格拉姆斯留下的疤痕，愚蠢的疤痕——萨莫斯再一次如梦初醒。他当时就在那里，抓着哈扎德的手臂。上帝啊，萨莫斯问自己，你那时候为什么那么混蛋呢？

上帝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提供什么特别的洞见，萨莫斯只好盯着挡风玻璃外，努力专注地开往目的地。华瑞达城市的建设分为几个阶段：最初，在河上运输量还稳定的时候，建成了沿河那片小镇。然后，沿大里费河的贸易开始衰退，密太线恰好随之而来。华瑞达向北延伸，与铁路相会。虽然铁路运力稳定，华瑞达的发展却停滞下来，直到二十年前。萨莫

斯和哈扎德读高中时，洛萨大学最成功的校友之一向学校捐赠了数亿美元。这个人自称是金枪鱼大亨，以屠杀海洋生物而闻名。几乎在一夜之间，洛萨大学成了主导华瑞达的政治力量。随着学校排名的上升，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更聪明、更优秀的学生——他们的数量也不断增加——大学的势力更是不断增强。

华瑞达在洛萨大学影响下改变了，然而，萨莫斯想，哈扎德似乎并没有看到这点。他们现在驱车前往的华瑞达新区正是随着大学扩张而相应发展着。越南粉、印度自助餐、烤串店与酒吧、披萨、赛百味三明治店一起冒出。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华瑞达，也带来了整个世界。二十年前，哈扎德和萨莫斯还在上高中的时候，华瑞达或许曾经是个落后的小镇——又土又狭隘，还有与之相伴的恶。但是现在，萨莫斯知道华瑞达改变了，即使哈扎德看不到。萨莫斯为华瑞达变得更好而高兴。

不同于沿河老城区的砖石建筑，或者向北延伸到密太线那个区的粗石房子和老化原木，他们眼前的这个区域包容了多种风格和材料：玻璃、工业木料、工业金属、混凝土、粉饰灰泥、石材——二十一世纪风格的大集合。这里街道更宽阔，一切都被码成整齐的城市街区。公寓楼、绿地、停车场，一样不落。你可以直接把华瑞达这一带拔起，安放在芝加哥——也许就放在柳条公园note附近——没人会发现什么不同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哈扎德嗅着空气里的味道，问道。

萨莫斯吸了口气，空气里充盈着奶油香气。“哥拉奇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哥拉奇，”在哈扎德不解的目光中，萨莫斯对着他们刚刚经过的烘焙店扬了扬头，“是一种面食。里面有放肉馅的，也有水果馅的。什么都能放。你要来一个吗？”

哈扎德无视了这个问题。

“吃早饭了吗？你住哪里？”

哈扎德似乎认为这些问题里值得回答的有一个，因为他说：“汽车旅店。”

萨莫斯花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说的是哪里。“新娘头纱？我去，那地方建了得有一百年了吧。房子没趁你睡着塌掉真是算你走运。”

“那儿还行。”

“那里有臭虫。或者虱子。或者天知道什么玩意。你不能待在那里。”

“我已经待在那儿了。所以我觉得没什么不能的。”

“你听我说，我有一间空余的客房。在找到住处之前你可以住过来。你想要什么样的？这一带挺旺的。有夜店、酒吧，很棒的餐馆。”萨莫斯瞥了一眼哈扎德。“不过你看起来更想要安静。我就住在河边一处老库房。十年前他们把一部分改建成了小复式。我问问看他们还有没有房。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不要什么？不，你不想要我问？还是，不，你不需要一个住的地方？”

“就是不。这跟工作无关。你要聊天的话，咱们就聊工作。”

萨莫斯忍住了揪头发，或许甚至抓狂地咆哮的冲动。“我们是搭档。我们得互相了解。”

“够了解了。我们已经太他妈了解彼此了。”

萨莫斯没理会这句话，继续追问：“比方说，你有和谁约会吗？你结婚了吗？有小孩吗？我现在——”

“我不关心。和工作无关的话，我不想听。”

这一次萨莫斯真的咆哮了一声。只是小小声。就一下下。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行。工作。”

“你前面说这个案子。最近是发生了不少针对同性恋的蓄意破坏行为吗？”

“对。相当大的同性恋社群，尤其是考虑到华瑞达的规模和位置。社群成员彼此关系密切，和大学也有紧密联系。”

“大学就是房间里的大象了，”哈扎德说，“所以是惹毛了大学——”

“然后人人都赶紧跳出来，想让大学高兴。”

“克雷文斯招我是因为这样面子上比较好看。”

“厄普丘奇本来就打算跳去州里，而你是到现在为止应征者里最有资历的人选。”萨莫斯稍停顿。“不过你干嘛要应聘这里？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吧。”

哈扎德没理他。

“这是关于工作的问题。如果你要和我一起干，我应该知道答案。”

“我——”哈扎德停下来，明显改了口，“我没有什么别的选择。”

“为什么没有？”

“部门里发生了一些破事。姑且称之为，办公室政治吧。警长认识克雷文斯，知道你们有个缺。他跟我说要么我打包回老家干这份差，要么——”

“要么怎样？”

“要么下半辈子就整理公文吧。”

“发生了什么？”

“刚说了：办公室政治。”

那不算是个回答，但萨莫斯知道最好按下不提。至少，现在不要追问。

“所以这个案子？”哈扎德问。

“嗯，校方给克雷文斯施压，想找出蓄意破坏的幕后黑手，诸如此类。华瑞达已经有好一阵无事发生了，所以这案子吸引了不小的注意。”

“什么样的蓄意破坏？”

“砸窗户，划轮胎。还有人扔自制的燃烧瓶到一位女士家里。没有爆，就是烧着，而且肇事的家伙居然没弄出什么声响。很多人还以为就是一袋烧着的狗大便之类的东西。”

“燃烧瓶？这听起来可远不只是什么蓄意破坏了。”

“没错。几周前有两名女子在酒吧外遭到袭击。白男，三十未四十出头，抓住其中一个的头发把人往砖墙上撞。然后他跟另一个女孩说要给她看看‘你们这些变态拉子错过的东西’。他想强奸她，还好那个女孩逃脱了。”

“你找到他没？”

“那两个女人都不记得那人的具体特征，符合那个描述的人太多了。”

“听起来像狂热分子，组民兵那种。他们还在附近活动吗？”

萨莫斯点点头，打了转向灯拐进一条安静的小巷，“‘奥沙克志愿者’。你记得他们吗？”

“他们举着写了‘上帝仇恨基佬’的牌子穿过市中心，作为那时候方圆百里唯一的同性恋男孩，那很难忘记。”

“他们还那么干。几周前干过一次。”

“几周前？”

萨莫斯点点头，“就在这些事发起的时候。”

奥沙克志愿者——全名叫“奥沙克区上帝无上公义公民志愿者”——在过去的四十年里，让多尔郡每一个正直的人痛苦不已。他们与三K党、蒙大拿民兵或者疯狂的原教旨主义教会没有直接关系，但他们兼具上述所有组织的要素。他们大多住在多尔郡的非建制地区，华瑞达地域之外，他们的空闲时间花在喝啤酒、射击酒瓶上，然后视情况决定是要制造冰毒，还是溜冰毒。

过去几个月，奥沙克志愿者迎来了新的领导层——激进好斗的新领导把志愿者们带出了山林，来到华瑞达核心地带。他们在那里公开游行示威，反对同性恋、自由派、无信仰者、妓女，还有别的随便什么让他们浑身痒痒的人和事。

“他们有令你害怕吗？”萨莫斯来不及阻止，这问句自己脱口而出。“奥沙克志愿者，在你还小的时候？”

车子在一排灰褐色的联排别墅前缓缓停下。哈扎德哼了一声，有那么一瞬间，萨莫斯以为他会无视这个问题。这时，哈扎德冲着眼前的联排别墅探头，开口回答。

“怕得我要死。”

哈扎德头一回没有带着那隐隐的愤怒回话。让萨莫斯惊讶的是，这一次听起来几乎有些脆弱。

而后，哈扎德硬邦邦地说：“你赢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加入。我们一起干掉这帮红脖混蛋。”

萨莫斯露出了今天第一个真诚的笑容。

(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文，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。)